

设一场局，画一座牢，
机关算尽，
只为将你留在我身边。
也许这爱情的百转千回，
都只是岁月不怀好意的玩笑……

画爱为牢

Hua Ai Wei Lao



苏俞 著

一场缘于阴谋的爱情 一段让人欲罢不能的虐恋
伤情作家苏俞用绝美文字，演绎令千万读者动容的刻骨情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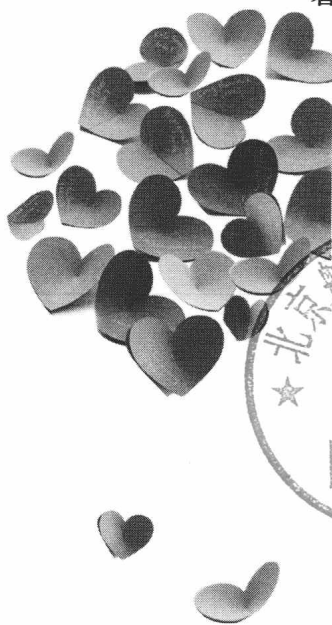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 013037405

I247.57
2548

画 爱 为 牢

HUA AI WEI LAO
苏俞 著



北航

C1645403

广西人民出版社

I 247.57

2548

20378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爱为牢 / 苏俞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219-08343-7

I. ①画…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61981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王晓雪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343-7/I · 163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谁谙旧事	001
第二章 局外棋子	022
第三章 心事难言	032
第四章 欲诉还休	045
第五章 温厚转机	073
第六章 东窗事发	093
第七章 恨起设局	112
第八章 玫瑰囚牢	124
第九章 对他说不	141
第十章 爱的仓位	160
第十一章 一别如雨	183
第十二章 负隅顽抗	207
第十三章 若即若离	226
第十四章 因为爱你	242
第十五章 山重水复	261
第十六章 大雪之约	279
第十七章 执子之手	296



第一章 谁谙旧事

房间很大，有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日光灯被来回反射，光线过剩。

简银河坐在唯一的一面墙壁中央，没有底气地看着坐在对面的一男一女。女面试官神色凝重，面无表情地翻看一沓简历。她大概常年这样：表情神圣、一脸严肃地坐在求职者的对面，不知疲倦地消磨你的锐气，挫败你的斗志。沉默半晌，她抬头问道：“简小姐，你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年前，也就是说，你已经离职一年？”

简银河当然明白对方的疑虑——自己看上去的确有些疑点：她曾是因为一单设计在圈里一炮走红的黑马，如今却浑身透着潦倒者低姿态的祈盼，祈盼被拯救被施舍；她穿着不合体的西装西裤，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此刻她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急需糊口。

她几乎预感到这一场面试又要无疾而终。他们大概已经清楚得很了，她因为前公司破产而背上莫须有的黑锅，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盛名之下的她狼狈离职，从此没有公司再愿意聘用。生活很残酷，有时候容不得你辩白。

“离职的一年里，你有没有从事设计工作？”问题简直多余。

“没有。”简银河一笑，苦涩又无奈。

在双方沉默的空当，简银河轻轻打量了一下主考官——一位穿



深咖啡色西装的男人。他轮廓鲜明、眉眼很深，三十多岁的年纪，整个人是那种不再年轻但是沉着犀利的好看。他脸上似有若无的冷峻，令她想到约翰尼·德普。她甚至能闻到一点儿淡淡的科隆香水的气味，配合咖啡色西装，很衬他。这种男人高贵优越，恐怕更不能容忍她巨大的职业污点。

冷不防，那位“约翰尼·德普”也抬眼，两人四目相对。简银河赶紧撇开视线。对方轻轻缩了一下眉头，说不上是厌倦还是松弛，他面部一连串不易察觉的动作，有种与环境不大相称的雅痞。

“讲讲你的工作经历。”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在大学主修建筑设计，毕业后就职于一家设计公司，去年离职。”她很不愿复述自己的过去。

“哪家？”他追问。

“万方。”

“去年破产的万方？”

“是的。”她感觉到他隐隐的攻击性。

“你曾经负责清水港的设计？”没想到他单刀直入，直逼她的职业污点。

她没有回答，表示默认。

他微微一笑，嘴角轻轻扬起。这个笑从蓓蕾到绽放，都被她清楚地看见。以往只要提到万方或清水港，用人公司都不会再对她有丝毫兴趣。显然，“约翰尼·德普”对她的一切也是了然于胸，他却仍旧愿意耗费时间来跟她交谈，这点令人费解。

对方不再发问，简银河便知道事情可以结束了——大半年才得到一次面试机会，尽管精心准备却仍旧匆匆告终。也许对方根本没打算给她这个面试机会。

她起身往门口走，却被一个声音叫住，“等一等。”她回过头，



看见声音的主人从座位上站起，向她走来。“约翰尼·德普”颀长的身形随着科隆香水飘过来，在她面前站定，随之而来的气息简直让空间显得有点儿压迫。

“简小姐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问。

“嗯？”她本已不抱希望。

“下午四点半，来我办公室。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他递给她一张便笺，上面写着他办公室的门号。这动作显得私密，却并不令人觉得亵渎。

他回过头对他的女下属说：“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剩下的人不用面试了。”

“纪总……”

“就这样吧，等下我还有个会。”他又转而对简银河说，“你被录用了。下午见。”

突如其来的转折让简银河始料未及，也有点儿喜出望外。她匆匆应了声“好”，简直有点儿手足无措。女下属的那声“纪总”，让简银河立刻明白了，原来这位“约翰尼·德普”，就是恒中地产的设计总监纪南。

纪南推门出去的时候，回头又看了一眼简银河，似乎意味深长。不久之后，她才知道，自己对于某桩生意来说，的确是有点儿“意味深长”。

面试完，简银河给施羽青打了个电话。

刚刚接通，电话里就传来施羽青激动的声音：“怎么样，有没有奇迹出现？”

“你猜。”简银河笑而不答。

施羽青在那头瞪大眼，“这么说，还真的有奇迹发生了？这么说，我以后不用再操心你了？！哎呀，祝贺你，简银河！”她比当事



人还激动。

“羽青，这段日子，真谢谢你了。”一年来，简银河经济窘迫，时时需要好友接济，多亏有一个施羽青，否则她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还有，羽青，借你的钱，我也可以尽快还你了。”

“不要客气，什么时候还都成。”羽青是一贯的爽快，“要养自己还要养弟弟，真是难为你了！”

简银河长长地舒了口气，“谢谢你，羽青。”

“都说不用跟我客气啦。”羽青说完，又试探地问，“你知不知道钟溪文回来了？”

简银河先是一怔，随即淡淡地说：“不知道。”钟溪文三个字来得太突然，让她觉得毫无准备。

“他昨天跟我打听你……”

“羽青，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羽青听见简银河声音变冷，就没有再说下去。

简银河感到自己心怦怦直跳，原来她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钟溪文，仿佛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一个人，久得都可以忘记了，但此刻提起来，又仿佛是在拨动她心口的几根刺。当初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出国，问她愿不愿意等他，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最初他在美国的日子他们还会经常通信，后来她主动消失，他也失去了联系。其实没有所谓的承诺或约定，也没有谁破坏约定，只是人事无常罢了。

简银河站在正午刺眼的阳光里，心里盘旋的还是那个名字——钟溪文。她真为自己的不争气懊恼。

经历了这么多，你也该长长志气了。她对自己说。

下午四点半，简银河准时到达纪南的办公室，等了十分钟却还



不见他的人。秘书过来告诉她：“下午来了个客户，现在纪总他们临时开个会。”

“好的，我再等会儿。”

“这个会可能还要好久，简小姐，要不我跟他说一下，你明天再来？”

“谢谢你，我还是再等等吧。”

这一等，就是两个钟头。简银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对一个失约的人这么有耐心过。这次不一样，她近乎山穷水尽的时候得到纪南的搭救，他留她在这里工作，是她长久苍白的生活里一个温暖的转机。

整层楼的职员陆陆续续下班走了，就剩下简银河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一条走廊。她拿出手机，百无聊赖地按下几个键，顿时一惊——那不就是钟溪文以前的手机号码吗？

记忆这东西真的不留情面，在你越是想逃离的时候，它越是揪住你不放。

钟溪文去美国的时候，是两年前的初夏，那时两人都年轻气盛，不知人间疾苦。走之前，他恳求她一定要等他回来。谁知他一离开，他母亲杜云珠就来找她，对她说：“简小姐，溪文他有将来要结婚的对象。我们这样的家庭，你真的不合适。你还是退出吧。”话说得委婉，却是残酷的事实。

她不记得当时自己流泪没有，只是在杜云珠走后，她失眠了一整夜，隔了一周就跟钟溪文断了联系——换掉手机号码和邮箱，又通知施羽青不要告诉钟溪文。她一向是明白的人，明白生活的无常与无助。不可能的事，就干干净净地放过去好了，何苦要挣扎强求？做人最忌讳二字——何苦。

何苦呢，何苦此刻手指一伸，就又按出了他的手机号码？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纪南的声音从走廊那一头飘过来。

简银河匆匆整理情绪，“纪总。”

“不好意思，”他再次道歉，眉眼轻淡，“我没有想到下午的事情会这么复杂。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等这么久。”

“没关系。”她屈就自己等他两个多小时，完全是因为太需要这份工作。

“进来坐坐吧。”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顺手倒了一杯茶递给她。

“谢谢。”

“简小姐，这是合同，试用期三个月，你看看没问题的话，可以签了。”纪南递给简银河一份文件。

她接过来看看，觉得他有点儿多此一举了。像签协议这种事，可以直接交给秘书或其他职员办。

“简小姐，关于清水港的事，我之前有所耳闻，”纪南这才切入正题，“其实我并不那么看重你是不是有过失。”他眉梢微微扬起，薄薄的唇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样看着她，仿佛意犹未尽。

“谢谢纪总。”她是由衷地感激他。

“不用谢我。我用你是有理由的。”他面色恢复了冷淡，“明天我们合作的公司有个酒会，你跟我一起去。具体情况秘书会联系你。还有，这里有份没有完成的企划案，你先拿回去看看。”

简银河满腹疑问，怎么刚刚录用就要去参加酒会？但是显然纪南已经下了逐客令。这男人做事简洁果断，她没有多问，只好告辞。

简银河刚打开房门，迎面而来一位“封面女郎”，干练的齐耳短发，眉眼盈盈，低调性感的裸色单肩裙，妆容精致，美得飞扬娇艳。她们擦肩而过的时候，短短的照面，她看了简银河一眼，眼中掠过一丝冷傲清淡的笑意。

等电梯的时候，简银河听见纪南办公室里传出娇嗔的埋怨：



“怎么这么不守时？害人家白白等了半个小时……就算为了工作，也不能太拼命了……”这等高贵冷峻的男人，必定有个娇艳欲滴的情人，这仿佛是定律。

电梯载着简银河从三十五楼徐徐下降。透过电梯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半个城市的夜景：饱满、迷醉，以及穿梭其中的饱满迷醉的人们。曾经简银河也属于其中的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如日中天。但也总有些狂风暴雨让你应接不暇——她在天真稚嫩的年纪尝尽少年得志的快意，也尝尽落魄潦倒的失意。当初她因为一件设计获得国内大奖，名声大噪，也因此拿到公司的重头项目，清水港一期的设计。虽然所有需求分析都已尽可能做到完善，图纸也经过多番审查，但仍然大败而归，她也因为重大的图纸错误被公司开除。她久久不明白怎么可能会出现失误，后来才知道，图纸被人换过，而整件事都是阴谋，她只是替人背了黑锅而已。

离开万方的时候，副总张朝华对她依依不舍，“银河，说会让你走，我真是舍不得。不过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也没有办法。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当时，简银河还万般感激张副总的义气，没多久听说万方破产，又过了几个月，听说这个昔日万方的副总居然成了另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她这才明白，不仅仅是她，原来整个万方公司都是张朝华的垫脚石。

走出恒中的写字楼，简银河回头看了看，那楼身的两个大字“恒中”鲜红欲滴，配合着这座城市虚虚实实的夜晚，显得尤为灼眼。

她没走多远，身后一道强烈的光柱追了上来，是一辆黑色凌志车射出的。它刚开出停车场，就在路边停住了，从车里下来一个曼妙的女子，短发、婀娜，身段在车灯里显得鲜明夺目。简银河定睛



一看，这不就是刚刚进了纪南办公室的那位吗？

女子刚下车，一个男人就开了车门，那是纪南。他先是喊了声：“汪培苓，你别闹了！”汪培苓没有回应，他一个箭步追过去抓住她的手臂，“听话，别闹了。”声音里是竭力掩盖的厌烦。

简银河不想窥探别人隐私，赶紧绕路逃开了。

恒中的写字楼下，汪培苓转头看着纪南，满面怒火，“我很难忍受和你这样一个男人谈恋爱，真的已经受够了！”

“听话，别闹了。今天先这样，上车吧。我送你回家。”纪南声音冰冷，看似安慰却更像命令。

汪培苓甩掉他握在她肩头的手，“别碰我！”

“培苓！”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不能按时来吃饭也就算了，干吗还临时跟我讲，晚上要通宵加班？”汪培苓竭力想止住眼眶中的泪水。她堂堂恒中董事长的女儿，娇俏千金小姐，着实没有为哪个男人这么伤神过，除了他纪南。

“对不起，培苓。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过两天给你补过生日，怎么样？”他眉头微皱，并不让步。他是在竭力压制怒气。

“纪南，你实在太过分了！”

“时间不早了，我先送你回家。”纪南说完就去拉汪培苓的手臂，又被她躲开了。他一怒，干脆一把将她扛起来，放到车子后座上，然后关门，开车。这一连串粗野流利的动作让汪培苓一时哑然，她愣愣地任由他把她抱上车。她几时受过这种委屈？

纪南不发一言，只当后座上的人是空气，但偶尔还能听到她轻轻呜咽的声音。

到了汪培苓家门口，纪南下车帮她开门。她毫无表情地下车，



看也没看他，就径直走进了家门，她感到自己今天委屈到了极点。

纪南不是容易屈就的人，然而跟某些东西比起来，爱情着实只能算作工具。因此他常常提醒自己要有耐性。如果他耐性再好一点儿，事情也许会更加顺利。

再次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十点。纪南打开电脑，翻看里面的资料。他为自己冲了一杯黑咖啡，强迫本已疲乏的身体再次投入到超负荷的工作中去。

不知不觉已经是凌晨一点，他起身去倒水，看见桌边白天留下的一沓简历，最上面那一份是简银河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清秀细腻，恰如她本人。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却能察觉到她柔弱外壳下坚韧的筋骨。他拿起那份简历又端详了一阵，忽然觉得奇怪——他什么时候开始留意年轻女孩的照片了？

他坐回办公椅，头仰靠在上面，他想起父亲再有一年就该出狱了，也许那时候他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也拿回了父亲失去的。当年叔父欠债的时候他才十多岁，父亲不得已挪用了公司的一笔钱，才把事情解决了。救下叔父，父亲却入了狱。从此叔父无颜再来见他，只是听说他偶尔会偷偷去监狱看望父亲。

父亲进监狱的时候对纪南说：“好好读书，将来安安稳稳做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清楚，安安稳稳他做不到，只有拼命争取生存空间，才不会被人击垮。

早上七点半钟，纪南终于做好了最后一个文件，他揉了揉太阳穴，关上电脑。此时，他才觉得疲乏无比，浑身紧绷的弦一下子松下来，整个人一阵阵的虚空。

他打开办公室隔间的门，想看看秘书有没有来，却意外看见办公室外面的一个隔间里坐着一个人——简银河，她正在对着电脑查



资料和写文件。她穿着灰蓝色T恤和洗白的牛仔裤，披肩长发，一张脸清汤挂面毫无修饰，看上去有一种朴实的清隽。这种朴实与清隽，是整座办公楼都见不到的。这里的女孩子无不从头武装到脚，生怕因为一件衣服或一双鞋子而输掉了体面，因此整日维持着让她们疲累的精致。面前的简银河简直是从另一个世界而来，那里长久都是荒凉和贫乏。眼下她需要他给的这个工作机会，他也自有用得上她的地方，这份交易其实算得上划算。

傍晚，简银河做好了前晚纪南交代的企划案，交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翻看了几页，眉梢不自觉扬起。他发现她的头发已经束起来，扎成一个马尾，看上去简单明净。

“晚上六点钟，你跟我去桃源山庄参加个酒会。”他脸上又出现那种松弛又雅痞的笑容，“不过，你现在这身衣服是不行的。我会让秘书带你去买套衣服。”

“纪总……”

“你能应付吧？”他的唇角似笑非笑，认真地看着她，语气容不得她辩解和推托。

“好。”简银河咬咬牙，答应下来。她确实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有时候救命稻草你错过一根，下一根就可能永远不会来了。短短一天，她已经发现纪南个性里的强势与冷酷，他这样的男人，一定是常年为了利益和工作超负荷运转，一定是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

纪南拨通秘书的电话，“小方，你带简银河去买套礼服。”说完径自低头去翻看文件——意思是，简银河，你可以出去了。

简银河识趣地退出来，开始为晚上的酒会烦恼。

桃源山庄位于城郊的半山腰，以温泉闻名。

车子开到门口，立刻有侍应生过来引路。简银河穿一身紫灰色



的长裙，衬得身段苗条修长。纪南发觉，简银河瘦归瘦，但锁骨是难得的好看，不像一般瘦子有硬撑的感觉。他忽然有点儿从未有过的感觉：以前并未像这样注意和评判过一个女孩子，从来没有。简银河不见得有多漂亮，大概可以归结为有气质或味道，着实让他觉得有点儿动心。他无所谓地笑了笑，他见识的女人不少，但她们从来只能算是餐后甜点，任何人都不会例外。

简银河随着纪南走进山庄一楼大厅，那里已经相当热闹了，各色华服各色身段穿梭其中，一派人人都亲热有加、如逢故友的假象。

“纪总，你好。”一个化烟熏妆、穿黑色短裙的女孩子闪到他们身边。她看上去还很年轻，但已经深谙这种场合的应酬之道。

“邱小姐，晚上好。”纪南彬彬有礼。

“上次你教我买的那只股票最近大红，真谢谢你了。”言语中无不透着娇嗔。

“应该的。”他淡淡一笑。

“这位是？”

“我们公司新来的干将，简银河。”

简银河对那位邱小姐伸出右手，“邱小姐，你好。”

“你好。”邱小姐低眉一笑，风情无限，俨然是这种欢场的常客。她走到纪南身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一点儿声音，“纪总，有机会再教我买一只股票哦。”说完娇笑着走到另一群人里周旋去了。

短短的十分钟里，已经有三个摇曳生姿的女子过来跟纪南寒暄，纪南就保持着刚才那个程式化的微笑，迎接一个又一个“老朋友”。

简银河想，他这样的男人，各种明里暗里暧昧的风花雪月自然



是不会少，也不觉得累人？

简银河穿一双十二厘米高的高跟鞋，刚刚进门的时候右脚腕崴了一下，此时正隐隐作痛，但跟在老板旁边只能扮演尽职尽责的下属。她勉强支撑着身体，想找个机会去角落里得个清静——跟邱小姐她们比起来，她这个样子，着实不太上进。

“张总，晚上好。”随着纪南的声音响起，简银河看见迎面过来一个戴金边眼镜的男人，她不禁大吃一惊——张朝华？曾经万方的副总，如今希宁集团的董事之一，张朝华。

对于简银河的出现，张朝华显然也始料未及，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纪总，你好。”

“张总，这位是我们部门新晋的天才设计师，简银河。”纪南介绍道。

“张总。”简银河微微点头致意。

“银河，这是张朝华张总，希宁集团的董事。华宇的项目，就是跟他合作的。”

简银河不禁暗暗吃惊，原来昨天做的那个企划案，是跟希宁公司合作的项目。同时她也注意到，纪南刚才直呼她“银河”，多么亲昵的称谓，他在故意表示跟她的熟稔。

简银河注意到张朝华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又变成一副笑脸，“纪总，没想到你能把这么优秀的设计师招到旗下，那华宇的项目我就放心了。”

“哪里哪里，没有张总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不可能促成这个项目……”

此时，在简银河的脑中正飞快回旋着几个名字：清水港，希宁公司，张朝华，纪南，合作项目……她心里的那团潜藏的疑问渐渐浮出水面。原来纪南留她在恒中工作，不是因为不在意她在清水港



项目上的过失，而恰恰因为她有过那次过失？纪南，原来他早就看中了她的这个“过失”！他把她当成了一颗棋子，是要用来钳制张朝华吗？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简银河无意识地喝着杯中的葡萄酒，不知不觉酒杯已经见底。侍应生过来帮她倒酒，她抬头说一句谢谢，却看见不远处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侧脸——钟溪文！她心口和脚踝同时猛地吃痛，简直让她呼吸困难。那张脸她曾经最熟悉不过，坚毅的轮廓，剑眉下的一双眼睛常年黝黑而深沉，形状鲜明的嘴唇曾经在她的额头、鼻尖、脸颊和嘴唇上留下过年轻热烈的吻。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世界真小得可怕。简银河简直想逃离这个地方。在她转头的瞬间，却被对方发现了。

“银河？”声音不大，混在这番热闹和嘈杂里，她却听得清清楚楚，那声“银河”里面夹杂着惊喜、激动和沧桑。

简银河转过头来，看见钟溪文端着酒杯站在离她不足五米的对面，他两眼发亮，嘴唇还保持着刚才叫她名字时候的唇形。他的酒杯歪了，鲜红的葡萄酒滴在深蓝的衣角处，晕成一团奇怪的颜色。

这样的气氛总归有些奇怪，简银河只好走到钟溪文旁边，机械地称呼了一声，“钟先生。”

钟溪文原本还带着期盼神色的脸颊，顿时黯淡了下来，“银河……”他有点儿手足无措，一时语塞，“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是啊，她也没有想到。“你回来了。”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竭力掩饰自己内心汹涌而起的波澜。

“你……还好吗？”他看着她，感到有点儿难过。这句充满岁月感和苍凉感的问候，本来不该属于他们之间。

简银河努力扯出一个笑容，“我很好。”不好又能怎样？